

理想

陆俊 著

理想的界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
理论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界

限

理想的界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陆 俊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
研究/陆俊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7
ISBN 7-80149-017-7

I. 理… II. 陆…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1393 号

理想的界限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著 者：陆 俊
责任编辑：李 迅 汤 兮
封面设计：孙元明
责任校对：张树梅 侯振福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中国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印 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8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ISBN7-80149-017-7/B·005

定价：1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现代乌托邦的起源·····	1
第一章 布洛赫：唤醒乌托邦意识·····	39
一、乌托邦的精神·····	40
二、希望哲学：乌托邦的本体论证明·····	47
三、社会主义：一种可能的乌托邦前景·····	55
四、乌托邦与社会主义·····	61
第二章 弗洛姆：新型社会的乌托邦展望·····	68
一、人是中心：社会主义观念的重新阐释·····	69
二、让人成为主人·····	75
三、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	93
第三章 马尔库塞：社会主义的道路 ——从科学到乌托邦·····	99
一、“乌托邦的终结”·····	99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生物学”基础·····	109
三、现代革命的主体和策略·····	119
四、现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125
第四章 哈贝马斯：交往社会的乌托邦·····	131
一、合理社会的理性构建：从“生产范式” 到“交往范式”·····	132

2 理想的界限

二、现代社会“乌托邦力量的穷竭”	147
三、晚期资本主义革命论	153
四、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	158
 第五章 高兹：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	165
一、当代社会主义革命新的可能性的广泛搜寻	166
二、一种可能的乌托邦模式：更少地生产， 更好地生活	184
三、“告别无产阶级”	189
四、新技术革命与现代社会主义	199
 结 语： 走出现代乌托邦的困境	205
一、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新思考	205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思想的 社会意义	220
三、超越现代乌托邦	227
 主要参考资料	241
后 记	246

导言：现代乌托邦的起源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①

——恩格斯

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就已宣告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乌托邦思潮的终结。恩格斯认为，早期社会主义理论注定流于空想，因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所以，对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家来说，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由于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消除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弊病，便成了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

恩格斯接着指出，马克思新的世界观的产生使社会主义摆脱了乌托邦的迷梦而表现出科学的特征。因为，第一，马克思思想产生的时代，资本主义内在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已经充分发展并开始达到尖锐冲突的程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度。“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尤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① 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已经建立并已合理地、实际地应用于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的解释和分析中。“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② 剩余价值规律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榨取剩余价值。在积累和竞争机制的推动下，资本家采用一切方法来促进利润率的提高，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429页。

② 同上书，第424～425页。

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产资料的工人过剩”。^①。这一切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生产力的破坏，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所实现的由“乌托邦”到“科学”的革命性转变主要表现在它从现实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这样，社会主义就不仅仅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乌托邦思想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以各种新的面貌出现，尤其表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各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不仅明确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直接为乌托邦辩护，为现代条件下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广泛的理论论证。马尔库塞认为：“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从科学转向乌托邦，并非从乌托邦到科学。”^②这句话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宣言。

一、现代乌托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思想是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本世纪曲折曲折的发展、资本主义过渡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环境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2页

② 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见《五篇讲演》，第63页，波士顿，1970年。

中产生的。它是人类绵延不绝的乌托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反照,与本世纪历史的巨大变迁和思想动荡息息相关。

1. 本世纪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和曲折

人们不会忘记,20世纪是社会主义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为充分发展的世纪。本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转变。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具体的社会实践。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潮,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都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

但与任何社会历史运动一样,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充满着艰辛和曲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索的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虽然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但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有较高的热情,他们曾热切地希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也能出现社会主义的曙光,他们对西方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艰苦理论论证的同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和复杂现象自然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主义曲折中引出的主要论题是:

第一,尽管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中西欧一些国家的革命却为什么失败了。十月革命成功后,从1918年到1923年间,德国、匈牙利等国家先后爆发了革命,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因此,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较落后的一国能否实现,以及在相对较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其原因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激烈争论的话题。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主要依据是资本主义

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① 列宁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能在一国胜利，而且能在不发达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因为俄国具有独特的革命条件：从国际环境来说，俄国是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革命创造了独特的机会；从内部状况来说，俄国并不是丝毫没有革命的物质条件，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使得国内社会矛盾异常激烈，俄国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重要的是有布尔什维克这样的革命政党。关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认为，由于缺少经过艰苦锻炼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工人贵族阶层的存在，战后所形成的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等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中的开始，决不会像俄国革命开始时那么容易。”^②

在第二国际（1889～1914）内部，对上述问题的解释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机械化的倾向。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借口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否认俄国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中派代表考茨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经济决定论，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会“自然”发生，具有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必然性。因此，尽管他相信资本主义危机会日益严重，资本主义会必然灭亡，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坐等这一时刻的到来，因为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873页。

②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86页。

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矛盾成熟到可以革命的阶段。

对被讥讽为“马克思主义教皇”的考茨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的批评来自各个方面，这种批评对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伯恩斯坦认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太偏重唯物主义、太偏重经济决定论了，而唯物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①“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以外的其它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它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②他进一步提出，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或者必然的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要求。

卢森堡对第二国际的机械主义也进行了猛烈批评。她认为，考茨基尽管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合理性，但忽视了马克思本人的黑格尔遗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性质相反的辩证法思想。因此，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既不是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没有客观必然性”③，也不是如考茨基所认为的纯粹的自然必然性，而是辩证的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

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也大致是沿着卢森堡的这一思路来思考的。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的学生们中间，只有卢森堡才对马克思毕生事业所从事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和方法这两个方面作出了真正的发展。只有她才找到了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具体地运用于社会发展现实状况的方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59页，三联书店，1966。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转引自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法。”^① 在《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中,卢卡奇围绕上述社会主义问题而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其一,批评经济决定论所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他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强调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科学”性质,但它“取消人和社会活动的地位”。^② 他认为在历史的说明中强调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这并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决定性差别,经济决定论这种庸俗经济学观点所蕴含的内容是,人们在所谓的外在“永恒的自然法则”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机械论因此便认为社会主义是不用革命主体参与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其二,力图说明“经济范畴”实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物化的结果,经济范畴成了“掩盖了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的范畴”^③,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与庸俗经济学家一样把某种特定的范畴看成永远有效的,并且把它当作与人无关的依靠自身动力演变的“自然规律”。而卢卡奇认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范畴”,“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不管把什么当作自然的,这样的自然总在和人相联系”。^④ 在任何历史运动中,“人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⑤ 因而,其三,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如果看不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客体始终当作思想之先和之前的不变的东西,思想只是对它的直观,那么就失去了理解辩证法、理解历史的关键的东西。其四,既然历史的过程是自觉的意识主体与客体——历史结构和现实——作用的结果,那么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主要应通过“自我批评”,即分析无产阶级“意识”状况来加以解释。而“在无产阶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2页,华夏出版社,1989。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16页。

④ 同上书,第237页。

⑤ 同上书,第199页。

级的阶级斗争中，意识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一直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①在这里，卢卡奇实际上已把对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对主体问题的讨论，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讨论。

卢卡奇的结论是：“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发展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即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②

由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有必要概括它对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反对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机械决定论的错误理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能动的特点。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方法论的转变，即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向哲学批判方法的转变，后来的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把主—客体关系为主轴的哲学推到“意识哲学”（哈贝马斯语）的极端。因此，另一方面，《历史和阶级意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念的消极影响也不能否认。具体说来，首先，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视界发生转移。在卢卡奇看来，“物化”是理解资本主义结构和关系的关键，尽管“物化”、“商品拜物教”既采取一种客观的形式，即经济结构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它“又采取一种与客观形式相一致的主观形式”，而且只有理解这种主观意识方面的形式，“才能清楚地洞悉资本主义和其灭亡的意识形态问题”。^③对马尔库塞而言，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对人性的压抑。对哈贝马斯而言，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69页，华夏出版社，1989。

② 同上书，第70页。

③ 同上书，第83页。

资本主义的最大毛病在于交往关系的不合理，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些都是卢卡奇思想路线的延伸。其次，对社会主义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的论证，从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分析转移到对主体意识的强调和阐释。卢卡奇把“阶级意识”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尔库塞、弗洛姆等把人的心理解放和性格转变看成社会解放的先决条件，哈贝马斯视交往结构的合理化为合理社会构建的基础，高兹把经济“理性”的改变作为未来社会设计的基本点，这些观点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强调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解要实现一种从经济运行规律、机制的分析到“文化”范畴的阐述。

与卢卡奇同时对“经济决定论”的机械主义倾向作出大致相同思考的还有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柯尔施。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一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总结当时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写的，但又为什么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呢？主要是因为柯尔施想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实践的功能。首先，柯尔施认为，当时欧洲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是有的，失败的原因是缺乏主观因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做到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不同，它是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学，在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仅仅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纯”科学，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灭亡过程中无产阶级是无所作为的，于是，在马克思的后继者手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或其它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①因此，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其次，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是

①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5页，重庆出版社，1989。

“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是一种理论，但“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②柯尔施力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辩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但又有联系。19世纪40年代，“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至今或者是全然无视在德国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这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或者只是不适当地和不连贯地想象和描述它”。^③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自豪地指出，在历史上，德国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主要是哲学。他们毋宁说是把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看作不仅明确克服和取代全部早先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也克服和取代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新的哲学，是一种对实际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仅仅是一种经济分析，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仅仅看成一种理论思辨，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实践的表现和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

①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5页，重庆出版社，1989。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2页，

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它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①

我们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本世纪 20 年代前后，由俄国革命胜利和西方革命失败所引发的围绕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问题的争论，尤其卢卡奇等人从这场争论中得出的结论，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乌托邦思想的理论基础。在 1967 年卢卡奇为《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写的《序》中，他对其早期的“革命救世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②开始有所认识，他说：“在本质上，经济学应是决定性的。的确，我企图根据其经济基础来解释一切意识形态的现象，但由于忽视‘劳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是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中介，所以我的经济学眼界是狭隘的。既然我的基本方法如此，产生这种结果也是很自然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消失了，这种以尽可能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含义的企图，失去了它真正的经济基础。毋庸置疑，这意味着这一变化过程所依据的那种本体论的自然客观性消失了。这也意味着从真正的唯物主义观点来理解的劳动与劳动者的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消失了。”“结果，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不自觉地带上了过分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③也恰恰是这种“主观主义”色彩的思想给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许多启示。

第二，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思考的另一个契机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其发展中所暴露的弊病。社会主义是人类以前从未实际实践的新的社会事业，尤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它是在探索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模式。这

①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 32 页，重庆出版社，1989。

②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 7 页，华夏出版社，1989。

③ 同上书，第 9～10 页。

个模式的形成由于其产生过程中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而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抵抗法西斯势力和增进人类对自然、社会的了解等方面都有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但是，这个模式在发展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各方面都暴露出其所固有的弊病。

当苏联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之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还是抱有很大热情的，但随着这一社会主义模式逐渐暴露出其所固有的缺陷时，他们便开始对它进行了猛烈批评。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1957）是这类批评的代表作。马尔库塞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苏联领导集团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以便为其制度的合法性作辩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是在与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特殊环境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尤其是斯大林及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生产和生产方式具有和资本主义相同的操纵和压抑人性的性质。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击中了这个模式的某些弊病，但他们以此便认定苏联不是“社会主义”，这却是错误的，这与他们自身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有关。他们不是从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来确定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以他们心目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理念为指针来判断事实，因此，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所隐含的目的是提出新的社会主义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体是沿着两个思路来阐述的：或者声称要发现马克思本人的“原有设计”，或者提出某种新的“理想”社会主义模式。

1932年，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